

□ 杨镰 著

生死 西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□ 杨镰 著

生死

西行



990896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西行/杨镰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02-003363-6

I. 生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438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封面设计:董学军

责任校对:郑南勋 胡玉萍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12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20.00 元



杨镰，1947年生。在北京度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岁月。1968年远赴新疆天山北麓，成了“牧马”人。197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。1981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，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至今。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及有关西部文化与环境的纪实作品，还主编了“西域探险考察大系”、“中国西部探险”等一系列丛书。

内 容 简 介

茫茫的西行古道上，一个八旗子弟蒙冤流放，一个“壮志青年”万里寻父，二人偶然相遇后又结伴同行。两个天涯孤旅进入新疆后竟危机四伏，险象环生，陷入宫廷阴谋、背叛、谎言的漩涡，经历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跌宕，成为朝野最大的秘密“青鸟”计划的见证。小说在紧张而又充满悬念的情节发展中，一步步深入到神秘的历史因缘中，并以历历如画的笔触，描绘了西部的奇异风光，塑造出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。

ISBN 7-02-003363-6



9 787020 033638 >

ISBN 7-02-003363-6/I·2569 定价：20.00 元

目 录

一	古道惊魂	(1)
二	松树塘炊烟	(14)
三	“鸿门宴”	(28)
四	进退维谷	(39)
五	夜宿乌兰乌苏	(58)
六	乌鲁木齐古韵	(73)
七	逃离大军草料场	(93)
八	鬼宅相搏	(109)
九	命若游丝	(124)
十	伊犁情事	(142)
十一	千里走单骑	(163)
十二	绿洲看雨	(182)
十三	最后一个玛哈沁	(197)
十四	勘破生死玄关	(216)
十五	青鸟——西进	(232)
十六	雨中驿车	(259)
十七	越过天山	(271)
十八	寻找记忆碎片	(287)

十 九	走向玛扎塔格	(306)
二 十	陷身绝地	(325)
二十一	渡过生死之河	(341)
二十二	生还故土	(366)
二十三	超越轮回	(383)
二十四	异域重生	(406)
附录一	纪 事	(414)
附录二	备 忘	(420)

— 古道惊魂

自从离开哈密绿洲，项青一行始终是危机环生，却没有谁觉察出那步步逼近的杀气。

这已是大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的初秋。

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圣主，持续了几近百年的统一西域、把握西行通道控制权的战争，彻底结束于十余年前。中国西部领土早已见不到狼烟四起，刁斗高悬的临战氛围和戎马倥偬的景象。只有高效、坦荡的皇家驿道向西，再向西，飞越黄河，翻过祁连，与天山相伴，进入神秘的异域……

自康熙三十五年(1696)，哈密世袭领主额贝都刺家族归顺大清，清军就在西域咽喉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，并牢牢固守。到乾隆三十五年(1770)时，大清帝国的疆域向西已经拓展到遥远的中亚巴尔喀什湖。而哈密，那早已不是边关，而是腹地了。

走出哈密绿洲便踏上“死亡之路”的这一行，由两组旅人合并而成。项青出身军旅世家，是专程到新疆首府伊犁寻找战后失踪的父亲的下落。满洲八旗子弟隋遇安是发配西域军前效力的刑徒。在暂留肃州(即今甘肃酒泉)，为出嘉峪关做旅途准备时，他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店。项青年方二十，隋遇安已过而立

之年,在一起时,俩人能谈谈诗词文章,评议时局;能一起吊古伤今,寻访胜迹,在索寞的长途中,他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。隋遇安以一剂汤药就治好了项青车夫的疟疾之后,项青便正式邀请隋遇安与自己结伴同行。

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时,项青和隋遇安已经亲如兄弟了。

离开哈密,是个阴郁的早晨。

此刻,从哈密出发前往天山以北的重镇巴里坤的,就是项青和隋遇安这一行。原来相约一起上路的那两支去伊犁的驮队,一个因货物未能备齐,另一个因车夫头儿突然拉起肚子,临时都不得不推迟了行期。然而这个不祥之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

走出哈密绿洲不远,欢快的唢呐声、手鼓声将他们引导到一个繁荣的小镇。这小镇有个能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名字——阔叶林。离开好客的村镇,就进入了无人定居的东天山山前戈壁。

古道指向隐约可见的山脉。天地寂寥空旷,很自然地使独行旷野的旅人产生了渺小惶惑之感。项青极少讲话,显得心事重重。隋遇安一直骑行在队伍的前头。路好辨认,因为只有一条。再说谁都知道只要朝天山走去,大方向就不会错。

离开阔叶林这个村子一个时辰后,项青和隋遇安同时勒住马,研究了一下地图。隋遇安说:“快走吧。前面不远处就该是一棵树驿站了。”

果然,一个孤零零的丝路古驿出现在视野里。

一棵树驿站的四名驿卒全出来迎候。烧茶、热水,简单的擦洗了一下,再就是一顿标准的旅途快餐。隋遇安拿着在安西买的西行道里图,随意问趋前倒茶的驿卒:“这里的那独一棵树在

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到？”

“树？”高大敏捷的驿卒给问愣了。“你说的是树？”

“当然！据图籍说，雍正年间大将军岳钟琪引军西征，戈壁童秃百里，只这里生长有一棵古胡杨树。岳将军在树下小憩，颇为惬意，就给这地方起名为一棵树，并下令在大树之下设立了军台驿站的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驿卒迟疑片刻，期期艾艾地说，“我们几个都是刚刚换防来这儿的，来了就没有见到有什么树。”

“岳爵帅路经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。树，也许早叫后人伐作柴薪了吧！”另一个驿卒说。

隋遇安颇为失意地怅然四顾，不再说什么。

离开一棵树驿站，他们加快了速度。因为他们人生地不熟，一定要在天色黑透前抵达南山口，在这个著名的驿站住宿。

南山口是翻越天山的古道必经之地，但那驿站完全隐映在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坳之中，就靠一点点山泉，点染出仅有几亩地的小小绿洲。只是古往今来执著的行旅，赋予了它特殊意义。从哈密到南山口，是长途跋涉者标准的一天路程。有谁如果错过了古驿南山口，漏夜闯入苍莽的天山，就会迷失方向，甚至出现意外，这一点儿，是他们在哈密休整时就反复听人说过的。

太阳已经沉入西方的地平线。突然，两个纵马疾驰的士兵一前一后从哈密方向而来。急促的銮铃提醒行旅注意让开干道。士兵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。他们，特别是隋遇安一眼就看出，这是朝廷在向乌鲁木齐都统或伊犁将军递送日传八百里的紧急塘报。连绵战事毕竟已经消歇，这一路上他们还是首次与驰送军情文书的驿卒相逢呢。

项青与隋遇安交换了一个眼色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们突然同时感到气氛大变，但还说不出症结到底在哪儿。

“不对！”隋遇安勒住马，失声大叫。他扭过身，注目着飚风般远去的驿卒。

已经有了不祥预感的车队立时停下来。

隋遇安气急败坏地高喊：“那驿卒，那驿卒……奇怪呀，这本是哈密赴乌鲁木齐的皇家驿道，可我们在这路上，居然从没有见到一支别的驮队，没有与一辆轿车、一个旅人相逢，南来北往的都没有，这，这怎么可能！”

项青立时愣住了，一股凉气直透凶门。此刻他才像蓦地浮出水面一样，明白了这一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总感到异常。是啊，即便是在最冷落的安西到星星峡一段，也从未有过这种情况，这怎么可能呢！就好像这条大道是专门为他们一行设置的！

车夫们都是在河西走廊雇的，向西顶多到过哈密，哈密以远的道里、人文情况，则只是听人谈起过。但这些本也无妨，因为据说这一路行旅相望于道，已经无异于中原。西行长途中的哈密到乌鲁木齐一段，当时又是利用率最高、管理最好、危险最小的路段。

车夫头儿凑过来，迟疑地说：“少爷，在一棵树，我……我就奇怪，这是我走南闯北所见到的最特别的驿站。”车夫头儿是甘州（即今甘肃张掖）人，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，是个见多识广，讲义气，不惜力的红脸汉子。见项青、隋遇安都在注意他的话，他有点儿语无伦次：“河西到新疆，驿站嘛都一个样，气味、格局……全分不出彼此。可这个一棵树，它、它、它……”

“它怎么样？”项青急切地问。

“它……就像一个看瓜人的棚子。”车夫头儿用手比划着，动作太大，太夸张，看上去仿佛在用哑语。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……是刚刚搭起来的，而且随时准备拆除！”

沉默了半晌，谁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也许是我们过虑了。庸人自扰。”隋遇安回过劲儿来，拿得起，放得下地说，“不能在这儿久留，到了南山口再说吧！”这一耽搁，眼看着天就晚了。

在预期的时间里，南山口的灯光果然闪烁在前方的地平线上。见到那如同银河星宿坠地的灯光，便立时感受到了苍莽天山的切近。一道横亘在北方的峰峦果然已经算是伸手可及了。

“南山口！南山口！”大家高兴地呼叫着，不由自主地扬鞭催马，加快了速度。

当第一道小山梁匍匐在道边时，天完全黑了。

“停！停下来！”隋遇安突然振臂高呼。他独自策马驰上路边的高岗。他努力向黑暗中的那簇灯光探视。

“隋兄，隋兄！”随后赶来的项青紧张地问，“又、又出什么问题了？”

“你看！”隋遇安声音喑哑地说，“看，那灯光，南山口的灯光是……在移动着！”

项青一听，心忽地悬起在半空之中。他向灯光的方向凝视了好大一会儿，还顾着身后低声说：“不错！那灯光果然在移动着……现在它停下来了，但刚刚它确实是移动着的！”

他们面面相觑，半天没有讲话。

“不管是谁在捣鬼，无疑都是针对我们的！”隋遇安说，“他那是想把我们引导到一个隐秘的山谷，好下毒手！”

“不如退回到一棵树驿站吧。”项青迟疑地说。

“你忘啦，真正的问题就是从那个驿站开始的！而且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我们会在戈壁上迷路。”

“那……”项青思忖了片刻，又说，“不如就在这儿扎营，这儿的地形不错，背负群山，面向戈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”项青毕竟是

将门子弟，审时度势，头脑清楚。“反正今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向山里走一步。”

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隋遇安同意。

在项青的指挥下，这一行人紧张、克制地就地露营。六辆骡车分布成一个正方形，牲畜羁绊在一侧，饮水喂料，人则在“车城”的中心露宿。一道略近半圆形的小山梁屏护在“车城”背后。一整夜，都有人轮流在山梁的制高点值班。没有喧哗，没有用一点儿明火。而这样一来，夜幕就从他们的“敌人”，变成了“友军”，将这一行掩护在天山南麓。

南山口的灯光还在缓缓向天山纵深处移动。但它并不知道，至少一段时间内不知道，项青一行没有被它诱入山谷。

后半夜，那时隐时现的灯光彻底看不见了，也许是沉入了一条深涧，也许是终于发现了未能引来旅人，就不再前行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几乎彻夜未眠的项青和隋遇安就叫来车夫头儿一起商议怎么办。最后决定先由隋遇安回到一棵树驿站，看看动静。面对冷峻陌生的天山山脉，谁敢贸然涉险前行入山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退回哈密是首选。

远远望去，一棵树驿站沉静得就像是一座死城或废墟。没有鸡鸣犬吠，没有笑语人声，甚至没有一缕轻盈的炊烟。来到这个曾停留用餐的地方，隋遇安大吃一惊。

由大清地方主管部门设置在官道上的一棵树驿站，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。那四个驿卒，昨天明明还谈笑风生地接待过隋遇安，但眼下一个个横尸在古道两旁。

为了怕马受惊，隋遇安把它牢牢拴在了马槽上。离开马槽前，他多了个心眼，顺手将槽中的青草扒拉到马脖子伸多长也够不着的另一边。奇怪的事还有，驿马一匹也不见了。这就是说，

在昨天他们路经后,就有人来杀死了驿卒,牵走了马匹。他在驿站大致看了看就断定,除自己,这儿再没有别的活物了。但一种直觉,或说是预感,提醒隋遇安不可大意。

他首先检查了惟一的水井,以他的高超医术,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断定,这水已经不能饮用。特别是他发现,这个井根本不是什么水井,只是临时在戈壁上突击挖出的一个深坑而已。所谓水井中的水,绝非从地下渗出的,而是专门用水车从别的绿洲拉来,特意倒在这坑中的。而且,不管是谁干的,反正就在昨天中午他们离开之后,有人又将牛马和人的粪便倾倒在其中。不仅如此,他竟找不到一丁点儿可以利用的东西——比方食物。

这还都在意料之中,使隋遇安最感到震惊的发现却是,那几个身着驿卒号衣横死路边的人,已经不是昨天接待过他们的那几个了。隋遇安还想到该检查一下这几个人是怎么死去的,这就是精于医术的人所具有的本能。刚抓住其中一个死者的脉门,他就马上判断出,这人死去至少有三天之久!其他三个死者情况也与其相同。而明明在昨天午后时分,其中两个驿卒还与自己讨论过这驿站为什么名不副实——没有树。

在不知不觉中,冷汗打湿了隋遇安的几重衣衫。他有些吃力地站起身,克服了因危机产生的眩晕感,围着一棵树驿站转了两圈,才像逃命一样跨马奔向青黢黢的天山。

大家无所事事地在等隋遇安回来。不料,见到大家,他几乎是跌下马来。当众他什么话也没有说,只是将项青引到山梁背后。

“嘿!”项青在隋遇安肩头捶了一拳。“你迟迟不归,我们想了四五种可能发生的情况:你找不到归途了,一棵树平地消失得干干净净,那几个驿卒是乔装的土匪……”

“事实比这些都可怕!”隋遇安详细地说了一棵树的实况。

项青想笑一笑,以此缓解紧张的气氛。然而这英俊秀气的青年的粲然一笑,看上去却像在做鬼脸。

“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我们被西域的玛哈沁匪帮盯上啦?可谁会费这么大的事去劫两个阮囊羞涩的行旅?这路上肥得流油的商队一个接一个。”说到这儿,项青好像突然认了真,“隋兄,你怕不是皇亲国戚微服西巡吧!——当今皇上只能微服南巡,就派你出巡西域?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隋遇安心事重重地打断项青。

“没法儿叫我相信这是真的!这究竟是为了什么?”

“可怕的正是:所有不可思议的怪事全是千真万确的!这,明明你都知道!”隋遇安望着哈密绿洲的方向,“可怕的不是找不到南山口,可怕的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。我们没带上多余的水,因为我们是按驿站循序行进在官道上。如果前面的南山口补充不上水,而后面的一棵树的水井也不能使用,那除了涉险走进深山,寻找水泉,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这一切无论由谁策划,都是十分当真的。在一棵树留下那几具尸体就是警告我们,后退是死路一条!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!我们还是先吃了饭再说吧。”

这顿饭吃得相当沉闷。饭后,大家一致同意循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进入天山。

当晚,一行人露宿在一个叮咚作响的泉水边。泉水微咸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铜锈味,但可以凑合着饮用。晚餐一道特菜,是项青打来的一只野山羊羔。此时,年轻的项青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处境有多危险。

两天后,他们摸索着终于翻越了天山分水岭,到达天山北麓。

刚出山,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一条沿着天山伸展的东西走

向的古道。隋遇安俯身在地图上,研究了好大一会儿,说:“这就是从居延(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)通过大石头,前往巴里坤的古道。向西再走上半天路程,就能够与那条从南山口进入天山,翻过分水岭库舍图岭,再抵达山北门户松树塘的官道汇合。”

“快到松树塘啦,总算有惊无险。再说咱们也没有绕多远的路!”项青高兴地说。看隋遇安忧心忡忡,车夫们惴惴不安,他又产生了一丝隐忧。

在经过一座木桥时,行程便受到了阻碍。那年久失修的桥梁刚刚为突发的山洪冲断,也许还是雍正初年临时为使岳钟琪统帅的远征军通过而架设的津梁,分明抗不住自然的规律,一个雨夜就一垮到底。路的南侧都是密林,看上去黑乎乎的,沉静但可疑,让人不大放心。而路北是密密麻麻的灌木。越过那如同为道路镶上了一道边的灌木,就是平坦开阔的草原了。大家一致决定,再向下走上一截,绕到山涧比较平缓的地方,先将车上的负载卸空,然后牵马引车涉险过沟。要修复这木桥,得费更大的事。

刚刚卸掉辎重,路南侧的密林响起一声憋闷的鸟铳,立时就像变戏法一样,从林莽中冲出十来个挥舞着七拼八凑的兵刃、衣着光怪陆离的骑士。

项青和隋遇安分守在车队的两头,各取武器在手。项青手中是一柄龙泉宝剑,隋遇安则握紧出鞘的腰刀。“行家一出手,就知有没有”。见隋遇安持刀在手,项青马上就明白谁是个中高手了。他一直还以为自己能够保护这个痴迷于医术的旅伴呢!这样,他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许多。

从喊叫声和装束上,不难判断出,从树林里杀来的是一伙玛哈沁。

那时,玛哈沁的存在,几乎成了对大清帝国在西域权威的嘲

弄。玛哈沁本是蒙古语“强盗”的意思，又特指平定西域之后，仍然出没在新疆和科布多广袤的林莽、荒漠、山峦、秘境的零散匪帮。他们胆大包天，不论是落了单的商旅，失了群的病弱牛羊，还是重兵护送的军饷银鞘，见什么劫什么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根本不计功利，无可理喻。为了掠取一只打鸣的公鸡，就能以牺牲十几个同伴的代价，死缠烂打，用半天时间冲击一个高墙深壕、严密守护的民屯。而这，也正是他们使人闻风丧胆、谈虎色变的原因。

项青拿出家传本领，盘马弯弓，一连射倒两个冲在最前面的骑士，玛哈沁的攻势略微迟缓了片刻。

这时，密林深处响起凄厉的号角，玛哈沁调整了阵容，再次直扑下来。第二个冲击波延续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当玛哈沁又退向森林时，项青和隋遇安都负了伤。他们两个还问题不大，可是有个车夫被长矛刺穿了腹部，伤势较重。隋遇安急忙为车夫做了外伤处理，然后粗略地给自己和项青整治了创口。

密林中号角又响了。玛哈沁的第三个冲击波变得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势在必得，仿佛有高人指点阵法。看着玛哈沁三人一组，缓缓走出林莽，逼向驿路，隋遇安肠胃痉挛，眼睑乱跳，头皮一阵阵发紧。他当然知道，这几个玛哈沁并不足惧，凭他和项青的身手，还没人能奈何得了。他也知道，这次这些车夫、辎重、牲畜、车辆确实是在劫难逃了！

“老爷！”车夫头儿突然大喊起来，“援兵到了，有大队人马来了！”

果然，从东方大路上，先是传来嗒嗒马蹄声、隆隆车轮声，随着就是人声笑语，战马嘶鸣，一支精壮的队伍，出现在晨雾中。

玛哈沁们勒马僵持了一小会儿，似乎不知所措，最终在号角声声的催促下，缓缓退入密林。一入林中，立即如水银注地，消